

R2-51

13

PDG

洄溪醫案序

袁簡齋太史作靈胎先生傳云欲采其奇方異術以垂醫鑑而活蒼生因倉卒不可得僅載迮耕石汪令聞數條而語焉未詳余甚惜之今夏呂君慎盦以洄溪醫案鈔本一卷寄贈云得之徐氏及門金君復村者余讀之如獲鴻寶雖祕本而方藥不甚詳然其穿穴膏肓神施鬼設之伎足以垂醫鑑而活蒼生爰為編次竊附管窺用俟高明梓以傳世余殷望焉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十月海昌後學王士雄

洄溪醫案目錄

目錄

中風	惡風	周痹	痺
傷寒	則足傷寒	外感停食	時證
遊魂	失魂	祟病	瘟疫
暑	暑邪熱呃	瘧	
瘧痢	畏寒	畏風	痰
痰喘	痰喘亡陰	飲癖	翻胃
呃	癰	水腫	消
蟲痛	怔忡	亢陽	吐血
瘀留經絡	腸紅	血痢	崩
瘀血衝厥	胎中毒火	子利	試胎
產後風熱	產後血癥	產後腸癰	惡痘
流注	腸癰	腿癰	臂疽
項疽	對口	發背	對心發
肺癰	乳癰	下疳	筋瘤

吳江徐大椿著

中風

葑門金姓早立門首。卒遇惡風。口眼喎邪。噤不能言。醫用人參桂附。此近時醫治風證不機之方也。趣余視之。其形如尸。面亦氣粗。目瞪。脈大處以祛風消痰。清火之劑。其家許以重貨留數日。余曰。我非行道之人。可貨取也。固請余曰。與其誤藥以死。莫若服此三劑。醒而能食。不服藥可也。後月餘。至余家拜謝。問之。果服三劑而起。竟不敢服他藥。惟腿膝未健。手臂猶麻為立膏方而全愈。此正內經所謂虛邪賊風也。以辛熱剛燥治之。固非。以補陰滋潤治之。亦謬。治以辛涼。佐以甘溫。內經有明訓也。

連使王公敘捨自長盧寵官歸里。每向余言。手足麻木而痺多。余謂公體本豐腴。又善飲。啖流經脈宜撙節。為戒。一日忽奇厥。遺尿。口噤。手拳。痰聲如鋸。皆屬危證。醫者進參附。熟地等藥。煎成末服。余診其脉洪大有力。而赤氣粗。此乃痰火充實。諸竅皆閉。服參附立斃矣。以小續命湯去桂。附加生軍一錢為末。假稱他藥納之。恐旁人之疑駭也。戚黨莫不譁然。太夫人素信余。力主服余藥。三劑而有聲。五劑而能言。然後以消痰養血之藥調之。一月後步履如初。

張由菴劉松岑。素好飲。後結酒友數人。終年聚飲。余戒之不止。時年纔四十。除夕向店沽酒。秤銀手振。秤墜而身亦仆地。口噤不知人。急扶歸。歲朝遣人邀余。與以至寶丹數粒。囑其勿服他藥。恐醫者知其酒客。又新納寵必用溫補也。初五至其家。竟未服藥。診其脉弦滑洪大。半身不遂。口強流涎。乃濕痰注經。傳腑之證。余用豁痰驅濕之品調之。月餘而起。一手一足不能如舊。言語始終艱澀。初無子。病愈後。連舉子女皆成立。至七十三歲而卒。誰謂中風之人不能永年耶。凡病在經絡筋骨。此為形體之病。能延歲月。不能

除根若求全愈過用重劑必至傷生富貴之人聞此等謠不但不信且觸其怒於是詔設之羣進溫補無不死者終無一人悔悟也

西門外汪姓新正出門遇友於途一揖而仆口噤目閉四肢癱瘓并歸不省人事醫亦用人參熟地等藥其母前年曾抱危疾余為之治愈故信余求救余曰此所謂虛邪賊風也以小續命湯加減醫者駭謂壯年得此必大虛之證豈可用猛劑其母排眾議而服之隔日再往手攬余衣兩足踏地欲作叩頭勢余曰欲謝余乎亟點首余止之復作垂涕感恩狀余慰之且謂其母曰風毒深入舌本堅硬病雖愈言語不能驟出母驚恐而誤投溫補也果月餘而後能言百日乃痊

東山席以萬年六十餘患風瘻時醫總投溫補幸不至如近日之重用參附病尚未劇余診之脈洪而氣旺此元氣強實之體而瘻火充盛耳清火消瘻以治標養血順氣以治本然經絡之瘻無全愈之理於壽命無傷十年可延也以平淡之方隨時增損調養數載年七十餘始卒此所謂人實證實養正驅邪以調和之自可永年重藥傷正速之死耳

叔子靜素無疾一日余集親友小酌叔亦在座喫飯至第二碗僅半頭忽垂箸亦落同坐問曰醉耶不應又問骨哽耶亦不應細視之目閉而口流涎羣起扶之別座則頸已歪脈已絕瘻聲起不知人矣亟取至寶丹灌之始不受再灌而嘔下少頃開目問扶者曰此何地也因告之故曰我欲歸扶之坐輿內以歸處以驅風消瘻安神之品明日己能起惟軟弱無力耳以後亦不復發此總名卒中亦有食厥亦有瘻厥亦有氣厥病因不同如藥不預備則一時氣不能納經絡閉塞周時而死如更以參附等藥助火助瘻則無一生者及其死也則以為病本不治非溫補之誤舉世皆然也 雄按資生經云有人忽覺心腹中熱之甚或曰此中風之候與治風藥而風不作夷陵某太守夏間忽患熱甚乃以水灑地設簾臥其上令人扇

之次日忽患中風而卒。人但咎其臥水簾而用扇也。暨見一澧陽老婦見證與太守同因服小續命湯而愈。合而觀之。乃知中風由心腹中多大熱而作也。徐氏之論正與此合。易曰：風自火出。謬云：熱極生風。何世人之不悟耶。若可用參附等藥者乃脫證治法不可誤施於閉證也。

惡風

湖州副總戎穆公廷弼氣體極壯。忽患牙齦不開。不能飲食。絕粒者五日矣。延余治之。普接如常。惟呼飢且。余啟視其齒。上下止開一細縫。撫其兩頰皮堅如革。細審病情。莫解其故。因問曰：此為惡風所吹。公曾受惡風否？曰：無之。既而恍然曰：誠哉。二十年前曾墮圍口外。臥帳房中。夜半怪風大作。帳房拔去。卒死者三人。我其一也。灌以熱水二人生而一人死。我初醒口不能言者二日。豈至今復發乎？余曰：然。乃戲曰：凡治皮之工。皮堅則消之。我今欲用藥消公之煩皮也。乃以蜈蚣頭蝎子尾及朴硝研砂冰麝等藥擦其內。又以大黃牙皂川烏桂心等藥塗其外。如有痰涎。則吐出。明晨余臥未起。公啟戶曰：真神仙也。早已食粥數碗矣。遂進以驅風養血膏而愈。蓋邪之中人深則伏於藏府骨脈之中。精氣旺則不發。至血氣既衰。或有所感。雖數十年之久。亦有復發者。不論內外之證。盡然亦所當知也。雄按皮膚頑瘡。非外治不為功。此因其堅如革。故多用毒烈之品也。

周痺

烏程王姓。患周痺。證偏身疼痛。四肢癱瘓。日夕呻吟。飲食大減。自問必死。欲就余一決。家人垂淚送至舟中。余視之曰：此曆節也。病在筋節。非煎丸所能愈。須用外治。乃遵古法敷之。搗之蒸之薰之。旬日而疼痛稍減。手足可動。乃遣歸。月餘而病愈。大凡榮衛藏府之病。服藥可至病所。經絡筋節俱屬有形。煎丸之力。如太輕。則不能攻邪。太重。則恐傷其正。必用氣厚力重之藥。敷搗薰蒸之法。深入病所。提邪外出。古人所

以獨重鍼灸之法。醫者不知先服風藥不驗即用溫補使邪氣久留即不死亦為廢人。在在皆然豈不穿哉。雄按風藥耗榮液。溫補實隧道皆能助邪並痛。若輕淡清通之劑正宜頻服不可徒恃外治也。

癥

新郭沈又高續娶少艾。未免不節。忽患氣喘逆。語濶神昏。手足不舉。醫者以中風法治之。病益甚。余診之曰。此內經所謂癥證也。少陰虛而精氣不續。與大概偏中風。中風痰厥。風厥等病絕不相類。劉河間所立地黃飲子。正為此而設。何醫者反忌之耶。一劑而喘逆定。神氣清聲音出四肢。展動三劑而病除。八九調以養精益氣之品而愈。余所見類中而宜溫補者。止此一人。識之以見余並非禁用補藥。但必對證乃可施治耳。雄按古云真中屬實。類中多虛。其實不然。若其人素稟陽盛。過啖肥甘。積熱釀痰。壅塞隧道。多患類中。治宜化痰清熱。流利機關。自始至終。忌投補滯。徐氏謂宜於溫補者。不多見。洵閱歷之言也。

傷寒

蘇州柴行倪姓。傷寒失下。昏不知人。氣喘舌焦。已辦後事矣。余時欲往揚州。泊舟桐涇橋河內。適當其門。晚欲登舟。其子哀泣求治。余曰。此乃大承氣湯證也。不必加減。書方與之。戒之曰。一劑不下。則更服。下即止。遂至揚月餘而返。其人已強健如故矣。古方之神效如此。凡古方與病及證俱對者。不必加減。若病同而證稍有異。則隨證加減。其理甚明。而人不能用。若不當下者。反下之。遂成結胸。以致聞者。遂以下為戒。顛倒若此。總由不肯以仲景傷寒論潛心體認耳。

別足傷寒

嘉善黃姓。外感而兼鬱熱。亂投藥石。繼用補劑。邪留經絡。無從而出。下注於足。兩脰紅腫大痛。氣逆衝心。呼號不寐。余曰。此所謂別足傷寒也。足將落矣。急用外治之法。薰之蒸之。以提毒散瘀。又用丸散內消其

瘦人并化其毒涎從大便出而以辛涼之前劑託其未透之邪三日而安大凡風寒留於經絡無從發洩往往變為癰腫上為發頤中為肺癰肝癰痞積下為腸癰便毒外則散為斑疹瘡瘍留於關節則為痿痺拘攣注於足脛則為別足矣此等證俱載於內經諸書自內外科各分一門此等證遂無人知之矣

外感停食

淮安太商楊秀倫年七十四外感停食醫者以年高素封非補不納遂致聞飯氣則嘔見人飲食輒叱曰此等與物虧汝等如何喫下不食不寢者匝月惟以參湯續命而已慕名來聘余診之曰此病可治但我所立方必不服不服則必死若徇君等意以立方亦死不如竟不立也群問當用何藥余曰非生大黃不可眾果大駭有一人曰姑俟先生定方再商其意蓋謂千里而至不可不周全情面俟藥成而私棄之可也余覺其意前成親至病人所強服旁人皆惶恐無措止服其半是夜即氣平得寢並不瀉明日全服一劑下宿垢少許身益和第三日早晨余臥書室中未起聞外譁傳曰老太爺在堂中埽地余披衣起詢告者曰老太爺久臥思起欲親來謝先生出堂中因果穀盈積乃自用帚掠開以便步履旋入余臥所久談早膳至病者觀食自向碗內撮數粒嚼之且曰何以不臭從此飲食漸進精神如舊群以為奇余曰傷食惡食人所共知去宿食則食自進老少同法今之醫者以老人停食不可消止宜補中氣以待其自消此等亂道世反奉為金鍼誤人不知其幾也余之得有聲淮揚者以此

時證

西塘倪福徵患時證神昏脈數不食不寢醫者謂其虛投以六味等藥此方乃浙中醫家不論何病必用之方也遂粒米不得下咽而煩熱甚諸人束手余診之曰熱邪留於胃也凡外感之邪久必歸陽明邪重而有食則結成燥矢三承氣主之邪輕而無食則凝為熱痰三瀉心湯主之乃以瀉心湯加減及消痰等亂道世反奉為金鍼誤人不知其幾也余之得有聲淮揚者以此

開胃之藥兩副而安諸人以為神奇。不知此乃淺近之理。傷寒論具在細讀自明也。若更誤治則無生理矣。雄按韓堯年甫踰冠體素豐而善飲。春間偶患血溢。廣服六味等藥。初夏患身熱痞脹。醫投瀉心陷胸等藥。遂脹及少腹且拒。按大便旁流。小溲不行。煩熱甚。湯飲不能下。嘔譫語。脣焦。改用承氣紫雪。亦如水投石。延余視之。黃苔滿厚。而不甚燥。脉滑數。而按之虛軟。不過濕熱阻氣升降不調耳。以枳桔湯加白前紫苑射干馬兜鈴杏仁厚朴黃芩。用蘆根湯煎一劑。譫語止。小溲行。二劑。旁流止。胸漸舒。三劑可進稀糜。六劑。胸腹皆舒。粥食漸加。改投清養法。又旬日得解燥矢而愈。諸人亦以為神奇。其實不過樞證設法耳。又按今夏衣貴戴七患暑濕。余以清解法治之。熱退知飢。家人謂其積勞多虛。遽以補食啖之。三日後二便皆閉。四肢腫痛。氣逆衝心。呼號不寐。又乞余往視。乃餘邪得食而熾壅塞胃府。府氣實。則經氣亦不通。而機關不利也。以葦莖湯去薏苡。加蔓仁枳實旋子菔子黃芩桔梗煎調元明粉。外用葱白杵爛和蜜塗之。小溲先通。大便隨行。三日而愈。

游魂

郡中蔣氏子。患時證。身熱不涼。神昏譫語。脉無倫次。余診之曰。此游魂證也。雖服藥必招其魂。因訪招魂之法。有鄰翁謂曰。我聞度禱竈神。則能自言。父如其言。病者果言曰。我因看戲小臺倒。幾被壓。受驚。復往城隍廟中散步。魂落廟中。當以肩輿擡我歸。如言往招。明日延余再診。病者又言。我魂方至房門。為父親衝散。今早魂臥被上。又為母親纏被掉落。今不知所向矣。咆哮不已。余慰之曰。無憂也。我今還汝。因用安神鎮魄之藥。加豬心尖辰砂絡帛包裹。懸藥罐中。煎服。戒曰。服藥得寢勿驚醒之。熟寐即神合。稟一劑而安。調理而愈。問之俱不知也。

失魂

平湖張振西壁鄰失大學齋越數日而病發。無大寒熱煩悶不食。昏倦不寐。余視之頗作寒暄語。而神不可漸復。時正歲除。酌與半月之藥而歸。至新正元宵。始知身在臥室間。問前所為。俱不知也。至二月身已健。同其弟元若來謝候余山中。且曰。我昨晚腦後起一癰。微痛。余視之驚曰。此玉枕疽也。大險之證。此地乏藥。急同之歸。外提內託。諸法並用。其弟不能久留。先歸。明日晨我子大驚呼余曰。張君危矣。余起視之。頭大如斗。脣厚寸餘。目止細緻自項及肩。膿泡數千。惟神不昏。憤毒未攻心。尚可施救。急遣舟招其弟。余先以護心藥灌之。毋令毒氣攻內。乃用煎劑從內託出。外用軟堅消腫解毒提膿之藥敷之一日。而出毒水斗餘。至晚腫漸消。皮皺明日口舌轉動能食。竟不成疽瘡口僅如錢大。數日結痂。其弟聞信而至。已愈八九矣。凡病有留邪而無出路。必發腫毒。患者甚多。而醫者則鮮能治之也。

揚州吳運臺夫人患消證。晝夜食粥數十碗。氣逆大矣。通夕不寐。余診之。六脉細數不倫。神不清爽。余曰。此似祟脈。必有他故。其家未信。忽一日僕婦晨起入候。見牀上一女盛妝危坐。以為夫人也。諦視則無有。因以告夫人曰。此女常臥我牀內。以此不能成寐。而煩渴欲飲耳。服余藥未甚效。一夕夜將半。病者大呼曰。速請三舅爺來。切不可啟門。啟門則我魂必走出。三舅爺者。即其弟唐君海生也。臥室遠隔。呼之不能聞。女僕私啟門邀之。魂即隨出。徧歷廳堂廊廡。及平昔足未經行者。遇唐君趣至。魂堅執其辦。仍返房見己身臥牀上。唐君撫之。魂遂歸附於身。問所寓目。皆不爽。細攷所見之女。乃運臺聘室也。未成婚而卒。卒之時。囑其父母。謂吳郎必顯貴。我死須餵其血食我。而葬我於祖墓。運臺服官後。未暇辦。故為祟。運臺謂余曰。君言有為祟者。效果驗。真神人也。將何以慰之。余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公當迎柩厝立位而祀之可也。運臺依余言以行。然後服藥有功。而病根永除矣。

祟病

同里朱翁元亮，僑居郡城。歲初，其媳往郡拜賀。其舅舟過婁門，見城上蛇王廟。俗云燒香能免生瘡腫。因往謁馬歸，即狂言。昏聳舌動如蛇，稱蛇王使。二女僕一男僕來迎。延余診視，以至寶丹一丸，遣老嫗灌之。病者言此係毒藥，必不可服。含藥噴嫗，嫗亦作蛇形，另易一人灌藥。診病者言一女使被燒死矣。凡鬼皆以硃砂為火也。次日煎藥，內用鬼箭羽。病者又言一男使又被射死矣。鬼以鬼箭為矢也。從此漸安。調以消痰安神之品，月餘而愈。此亦客忤之類也。非金石及通靈之藥，不能奏效。林家巷周宅看門人之妻，縊死遇救得甦。余適寓周氏，隨眾往看，急以紫金錠搗爛水灌之而醒。明日又縊，亦遇救。余仍以前藥灌之。因詢其求死之故，則曰：「我患心疾甚，有老嫗勸我將繩繫頸，則痛除矣。故從之。非求死也。」余曰：「此嫗今安在？」則曰：「在牀裏視之無有。」則曰：「相公來已去矣。」余曰：「此縊死鬼。汝痛亦由作祟。今後若來，汝即嚼余藥噴之。」婦依余言。嫗至，曰：「爾口中何物，欲害我耶？」罵而去。其自述如此。蓋紫金錠之辟邪神效若此。

同學李鳴古性誠篤而能文。八分書為二時冠。家貧不得志，遂得奇疾。曰：「夜有人罵之，聞聲而不見其形。」其罵語惡毒不堪，遂惱恨終日，不寢不食。多方曉之，不喻也。其世叔何小山先生，甚憐之。同余往診。李曰：「我無病，惟有人罵我耳。」余曰：「此即病也，不信。」小山喻之曰：「子之學問人品，人人欽服，豈有罵汝之人耶？」李變色泣下曰：「他人勸我猶可。世叔亦來勸我，則不情甚矣。」昨日在間壁罵我一日，即世叔也。何今日反求面訣耶？小山云：「我昨在某處竟日，安得來此？」且汝間壁是誰家？我何從入？」愈辨愈疑，惟垂首浩歎而已。卒以憂死。

瘟疫

雍正十年。岷山瘟疫大行。因上年海嘯近海。流民數萬皆死於墓埋之城下。至夏暑蒸尸氣觸之成病死者數千人。汪翁天成亦染此證。身熱神昏。悶亂煩躁。脈數無定。余以清涼芳藥如鮮菖蒲澤蘭葉薄荷青蒿蘆根茅根等藥兼用辟邪解毒丸散進之。漸知人事。因自述其嘗量時所歷之境。雖言之鑿鑿終虛妄不足載也。余始至岷時懼應酬。不令人知。翁已愈。余將歸矣。不妨施濟。語出而求治者二十七家。檢其所服皆香燥升提之藥。與證相反。余仍用前法療之。歸後有葉生為記姓氏愈者二十四死者止三人。又皆為他醫所誤者。因知死者皆枉。凡治病不可不知運氣之轉移。去歲因水濕得病。濕甚之極必兼燥化。內經言之甚明。况因證用藥變化隨機。豈可執定往年所治祛風逐濕之方。而以治溫邪燥火之證耶。

雄按風濕之病。一經化熱。即宜清解溫升之藥。咸在禁例。喻氏論疫。主以解毒。雖矣。而獨表彰敗毒散一方。不知此方雖名敗毒。而群集升散之品。凡溫邪燥火之證。犯之即死。用者審之。

暑

同學趙子雲居太湖之濱。患暑痢甚危。留治三日而愈。時值亢旱。人忙而舟亦絕。少余欲歸不能。惟鄰家有一舟。適有病人。氣方絕。欲往震澤買棺。乞借一日。不許。有一老嫗指余曰。此即治趙某病愈之人也。令此婦少年戀生甚。故氣不即斷。盍求一診。余許之。脈絕而心尚溫。皮色未變。此暑邪閉塞諸竅。未即死也。為處清暑通氣方。病家以情不能却。借舟以歸。越數日。子雲之子來詢。一劑而有聲。二劑能轉便。三劑起矣。

余寓郡中林家巷。時值盛暑。優人某之母忽嘔吐厥僵。其形如尸。而齒噤不開。已辨後事矣。居停之僅總優求救於余。余因近鄰往診。以箸啟其齒。咬箸不能出。余曰。此暑邪閉塞諸竅耳。以紫金錠二粒。水磨灌之。得下。再服清暑通氣之方。明日余泛舟游虎阜。其室臨河。一老嫗坐窗口榻上。彷彿病者歸訪之。是夜

黃昏即能言。更服煎劑而全愈。此等治法極淺極易。而知者絕少。蓋邪逆上。諸竅皆閉。非芳香香通靈之藥。不能即令通達。徒以煎劑灌之。即使中病。亦不能入於經竅。况又誤用相反之藥。豈能起死回生乎。

蘆墟迮耕石暑熱壞證。脈微欲絕。遺尿譥謫尋衣摸牀。此陽越之證。將大汗出而脫。急以參附加童便飲。樂已效。仍用前方煎成未飲。余至日陽已回。火復熾。陰欲竭矣。附子入咽即危命。以西瓜啖之。病者大喜。連日啖數枚。更飲以清暑養胃而愈。後來謝返昏迷所見。有一黑人立其前。欲啖之。即寒冷入骨。一小兒以扇驅之曰。汝不怕霹靂耶。黑人曰。熬爾三霹靂奈我何。小兒曰。再加十個西瓜何如。黑人惶恐而退。余曰。附子古名霹靂散。果服三劑。非西瓜則伏暑何由退。其言皆有證據。亦奇事也。雄按袁簡齋太史作靈胎先生傳載。此案云先投一劑。須臾目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故張柳吟先生以為再飲之湯當是白虎湯。今原案以西瓜啖之。因西瓜有天生白虎湯之名。而袁氏遂下一湯字。致啟後人之疑。序事不可不慎。此類是矣。

毛履和之子介堂。暑病熱極大汗不止。脉微肢冷。面亦氣短。醫者仍作熱證治。余曰。此即刻亡陽矣。急進參附以回其陽。其祖有難色。余曰。辱在相好。故不忍坐視。亦豈有不自信而嘗試之理。死則願甘償命。力勉飲之一劑。而汗止。身溫得寐。更易以方。不十日而起。同時東山許心一之孫倫。五病形無異。余亦以參附進。舉室皆疑駭。其外舅席際飛駕信余。力主用之。亦一劑而復。但此證乃熱病所變。因熱甚。汗出而陽亡。苟非脈微足冷。汗出舌潤。則仍是熱證誤用。即死死者甚多。傷心慘目。此等方非有實見。不可試也。

雄按舌潤二字最宜切記。

閨門內香店某姓患暑熱之證。服藥既誤。而樓小向西樓下又香燥之氣熏燎。津液厥不知人。舌焦目裂。

其家去店三里。欲從烈日中擡歸以待晚余曰此證固危。然服藥得法或尚有生機。若更暴於烈日之中必死於道旁。先進以至寶丹。隨以黃連香薷飲兼竹葉石膏湯加蘆根諸清涼滋潤之品徐徐灌之一夕而目亦退。有聲。神氣復而能轉側。二日而身和能食稀粥。乃歸家調養而痊。雄按此證已津液受燶。舌焦目裂矣。則用至寶丹不如用紫雪。而香薷亦可議也。

常熟席湘北患暑熱證已十餘日。身如熾炭。手不可近。煩躁昏沈。聚諸汗藥終無點沛。余曰。熱極津枯。汗何從生。處以滋潤清芳之品。三劑頭先有汗。漸及手臂。繼及遍身而熱解。蓋發汗有二法。濕邪則用香燥之藥。發汗即以去濕燥病。則用滋潤之藥。滋水即以作汗。其理易知。而醫者茫然可慨也。

洞庭後山席姓者。暑邪內結。厥逆如尸。惟身未冷。脈尚微存。所謂尸厥也。余謂其父曰。邪氣充塞。逼魂於外。通其諸竅。魂自返耳。先以紫金錠磨服。後用西瓜蘆根蘿蔔甘蔗打汁。時時灌之。一日兩夜納二大碗。而漸甦。問之。則曰。我坐新廟前大石上三日。見某家老嫗。某家童子。忽聞香氣撲鼻。漸知身在室中。有一人臥牀上。我與之相并。乃能開目視物矣。新廟者前山往後山必由之路。果有大石。詢兩家老嫗童子。俱實有其事。此類甚多。不能盡述。其理固然。非好言怪也。

閻門龔孝緒患熱病。忽手足拘攣呻吟不斷。瞀亂昏迷。延余診視。脈微而躁。膚冷汗出。陽將脫矣。急處以參附方。親戚滿座。謂大暑之時。熱病方劇。力屏不用。其兄素信余。違眾服之。身稍安。明日更進一劑。漸甦能言。余乃處以消暑養陰之方而愈。

郡中友人蔣英蘭氣體壯健。暑月於親戚家祝壽。啜湯餅過多。回至閻門。又觸臭穢。痧暑火食。身熱悶亂。延醫治之。告以故。勉用輕藥一劑。亦未能中病也。况食未消。而暑未退。豈能一劑而愈。明日復診。曰服清理而不愈。則必虛矣。即用參附。是夕煩躁發瘧。四肢厥冷。復延名醫治之。曰。此虛極矣。更重用參附。明日

熟冒昏厥而覺。余往唁之。傷心慘目。因念如此死者遍地皆然。此風何時得息。又傷親故多遭此禍歸而作慎疾芻言。刻印萬冊。廣送諸人。冀世人之或悟也。雄按慎疾芻言。今罕流傳。海豐張柳吟先生。加以按語改題曰醫矯。欲以破庸流之陋習也。余已刊入叢書。

暑邪熱呃

東山席士俊者。暑月感冒邪留。上焦神昏呃逆。醫者以為壞證不治。進以參附等藥。呃益甚。余曰。此熱呃也。呃在上焦。令食西瓜。群醫大譏。病者聞余言。即欲食。食之呃漸止。進以清降之藥。二劑而諸病漸愈。又咸沈君倫者。年七十時。邪內陷而呃逆。是時余有揚州之行。乃囑相好尤君在涇曰。此熱呃也。君以枇杷葉鮮。蘆根等清降之品飲之。必愈。尤君依余治之。亦痊。蓋呃逆本有二。因由於虛寒。逆從臍下而起。根在腎。為難治。由於熱者。逆止在胸臆間。其根在胃。為易治。輕重懸絕。世人謂之冷呃。而概從寒治。無不死者。死之後。則云凡呃逆者俱為絕證。不知無病之人。先冷物後熱物。冷熱相爭。亦可呃逆。不治自愈。人所共見。何不思也。

瘧

洞庭姜錫常。長郎佩芳。體素弱而患久瘧。時余應山前葉氏之招。便道往晤。佩芳出診。色天脈微而動。出汗。余駭曰。汝今夕當大汗出而亡陽矣。急進參附。或可挽回。其父子猶未全信。姑以西洋參三錢。偕附子飲之。仍回葉宅。夜二鼓。叩門聲甚急。啟門而錫常以肩輿來迎。至則汗出如膏。兩目直視。氣有出無入。猶賴服過參附。陽未遽脫。適余偶帶人參錢許。同附子童便灌入。天明而汗止。陽回。始知人事。然猶聞聲即暈。倦臥不能起者兩月。而後起坐。上工治未病。此之謂也。如此危急之證。不但誤治必死。即治之稍遲。亦不及挽回。養生者。醫理不可不知也。

崇明施姓遷居郡之盤門。其子患暑毒血痢，晝夜百餘行。痛苦欲絕。嘉定張雨亭真姻戚也。力懇余診之。余曰：此熱毒蘊結治之以黃連阿膠等藥一服而去十之七八矣。明日再往。神清氣爽面有喜色。余有事歸家。約隔日重來歸後遇風潮。連日行舟斷絕。三日後乃得往診。病者怒目視余問以安否。厲聲而對曰：用得好樂。病益重矣。余心疑之。問其父曾服他人藥否。隱而不言。余甚疑之。辭出有二醫者入門。因託雨亭訪其故。其父因余不至。延郡中名醫。仍進以人參乾薑等藥。給病者曰：視汝脉者。此地名醫。而藥則用徐先生方也。及服而痛愈劇。痢益增。故恨余入骨耳。豈不冤哉。又聞服藥之後。口乾如火。砍咬西瓜醫者云：痢疾喫西瓜必死。欲求涼水。尤禁不與。因給其童取井水漱口。奪盆中水飲其半。號呼兩日而死。近日治暑痢者。皆用傷寒論中治陰寒入臟之寒痢法。以理中湯加減。無不腐臟慘死。甚至有七竅流血者。而醫家病家視為一定治法。死者接踵全不知悔。最可哀也。

東山葉寶倫患五色痢。每日百餘次。余悉治痢之法治之。五六日疾如故。私竊怪之。為撫其腹。腹內有塊大小各一。儼若葫蘆形。余重揉之。大者裂破有聲。暴下五色濃垢。斗許。置烈日中。光彩眩目。以後痢頓減。飲食漸進。再揉其小者。不可執持。亦不能消。痢亦不全止。令其不必專力治之。惟以開胃消積之品。稍稍調之。三四月而後塊消。痢止。大抵積滯之物。久則成癧成癥。凡病皆然。古人原有此說。但元氣已虛。不可驟清。惟養其胃氣。使正足。自能驅邪。但各有法度。不可并邪亦補之耳。

瘧痢

東山姜錫黨氣體素弱。又患瘧痢。每日一次。寒如冰而熱如炭。隨下血痢百餘次。委頓無生理。因平日相契。不忍棄之。朝夕診視。為分途而治之。寒禦其寒。熱清其熱。痢止其痢。俱用清和切病之品。以時消息。而

最重者在保其胃氣無使生機又絕經云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諸證以次漸減而愈或謂如此大虛何以不用峻補余曰寒熱未止必有外邪血痢未清必有內邪峻補則邪留不去如此虛人可使邪氣日增乎去邪毋傷正使生機漸達乃為良策錫常亦深會此意而醫理漸明嗣後小病皆自治之所謂三折肱者也

畏寒

洞庭卜夫人患寒疾有名醫進以參附日以為常十年以來服附子數十斛而寒愈劇初冬印四面環火綿衣幾重寒慄如故余曰此熱邪併於內逼陰於外內經云熱深厥亦深又云熱極生寒當散其熱使達於外用蘆根數兩煎清涼疏散之藥飲之三劑而去火十劑而減衣常服養陰之品而身溫逾年附毒積中者盡發周身如火燒服寒涼得少減既又遍體及頭面口鼻俱生熱瘡下體俱腐爛膿血淋漓余以外科治熱毒之法治之一年乃復以後年彌高而反惡熱與前相反如不知其理而更進以熱藥則熱併於內寒併於外陰陽離絕而死死之後人亦終以為陽虛而死也

畏風

嘉善許閻學竹君夫人抱疾遇用散劑以虛其表繼用補劑以固其邪風入榮中畏風如矢閉戶深藏者數月與天光不相接見微風則發寒熱而暈延余視余至臥室見窗櫺皆重布遮蔽又張帷於牀前帳之外周以原缺診其脈微軟無陽余曰先為藥誤而避風太過陽氣不接衛氣不閉非朕以陽光不可且曬日中藥乃效閻學謂見日必有風奈何曰姑去其瓦令日光下射曬之何如如法行之三日而能啟窗戶十日可見風諸病漸愈明年閻學挈眷赴都舟停河下邀余定常服方是日大風臨水窗候脈余甚畏風而夫人不覺也蓋衛氣固則反樂於見風此自然而然不可勉強也雄按論證論治可與戴人頤